

岁月悠悠

三代交通客运人

丁洪宝 文

2019年,唱响了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从老人到孩童,人人爱唱,优美的旋律把个人家庭与祖国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的家庭,祖孙三代人从事同一个行业,交通运输客运行业。

解放前的1948年初,青年时期的父亲和老乡结伴,从江苏农村来到上海找工作。在南市十六铺码头一带,拉起了两个轮子的人力车,俗称黄包车。那时的父亲日晒雨淋,面黄肌瘦。我曾问过父亲,在多年的拉车生涯中,让您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呢?父亲回答说,不是最难忘的,是最伤痛的一件事。

父亲回忆,有一年大冬天的早晨,路边来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客人上车,父亲看打扮便知是有钱人家的得罪不起的小少爷。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拉车伺候。大约两三袋烟的功夫,目的地到了。那小子下车后没给钱,直接走向路旁不远的家门。父亲见状,一把拉住他讨要车费。只见他一个甩手把父亲推倒后,转身跑回家。不一会儿放出了一条大狗,扑上来便咬我父亲。可怜瘦弱的父亲,在惊恐中与狗搏斗。不幸被狗咬伤了两条腿,在众多路人的驱赶帮助下,大狗逃之夭夭,父亲的腿上从此留下了褪不去的伤

疤,这是旧社会留给父亲的印记。

上世纪末的1998年秋,我离开了国企,自主择业时选中了出租汽车行业,开上了四个轮子的出租汽车。在市中心与内外环之间做生意,当然,有时也会去周边省市转悠。由于汽车的机动性强,活动范围广,和我父亲当年拉的人力车,早已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对我来说,最难忘的一件事是,2010年通过自身努力,通过了行业主管部门的五星级驾驶员考试,获得出租汽车驾驶员中的最高星级,拿到了五星级驾驶员资质的红色服务卡,也算圆了自己的一个小目标。

2008年夏,正逢我国奥运之年。那年夏天,儿子大学毕业后当上了民航公司的飞行员,驾驶六个轮子的飞机在蓝天中翱翔。所从事的职业和祖、父辈相比,上了档次,活动空间更广,范围更大。提起最让儿子难忘的一件事,他说,是在航校读书学飞行的那段时间,通过刻苦努力,单独驾驶着单桨四座教练机离开地面腾空而起,冲上云霄的那一刻,心情激动,那一天,那一刻终身难忘!

祖孙三代一家人,跨越60年,生活在不同的年代里,从事三种不同的职业,却又归属同一个行业——交通运输客运行业。

时代变迁,折射出的是祖国交通运输行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新年快乐 ■黄伟助

诗抒胸臆

冬日申城即景

李德生

一念冬雪尽,
 一瞬雪冬临。
 萧萧朔风吹,
 申城景绚烂。
 梧叶枯,枫叶红,小草青。
 银杏披金甲,
 玉兰绿如蓝。
 樟树叶茂遮密荫,
 翠柳拂袖舞冷风,
 还见一抹花艳。
 遍野层林尽染,
 编织五彩斑斓,
 浦江冬日烂漫。
 雪冬寒,春不远,心安然。
 风光无限。

大雪买鱼所得

冯如

大雪急寒风刺目,
 重衣出户为湖鲜。
 金刀剔骨裁玉纸,
 酢菜煨汤浮碧烟。
 指动无须龙肉啖,
 寿来还望齿根全。
 凡人识得餐中味,
 日日家肴抵万钱。

杨浦记忆

滨江畅想曲

叶基馥 文

黄浦江,犹如一条飘逸的彩带。全线贯通对外开放的杨浦、虹口、徐汇、黄浦和浦东滨江,像串连的珍珠缀在彩带的两边,使上海的母亲河更加光彩夺目。

今年深秋的一天,我再次走进杨浦滨江,寻觅百年工业遗址,探寻当年红色足迹。我从新开放的定海桥走

起,一路往西慢慢走去。看,眼前两根高耸的烟囱,仿佛两位历史老人,述说着杨树浦发电厂的百年厂史。听,岸边那坚固的钢质栓船柱和混凝土系缆墩,还回响着当年渔人码头的船笛声。走在木板铺设的水厂栈桥,近距离观赏杨树浦水厂那特有的城堡式外墙建筑,领略百年杨浦工业的沧桑感。走到秦皇岛路渡口,沿着弯曲的走道登上渡口上面的一处建筑

——杨树浦驿站,颇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感,滨江景物和宽阔的江面一览无遗。

秦皇岛路渡口与虹口滨江毗连,这里曾有着众多的码头,黄浦码头、华顺码头、汇山码头、扬子江码头、杨树浦码头。这些码头曾迎接过萧伯纳、泰戈尔、爱因斯坦等文化名人和科学家,开展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曾欢送一批清末留美幼童,去大洋彼岸探寻新知识。更值得书写的是,浦江码头曾是一批热血青年寻找真理的出发地。

那是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前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

作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分别乘坐波尔多斯号、昂特莱蓬号、司芬克斯号等邮船,从杨树浦码头出发,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那时候,中国正处在被侵略、被掠夺、被欺凌的黑暗年代。黄浦江上外国舰船横行霸道,码头不远处的黄浦公园门前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从东洋纱厂传出的拿摩温的怒斥声和鞭打声,与浦江的怒涛声汇成一处……

已是黄昏,我仍站在杨树浦驿站凝神注目。江面闪耀着夕阳的余晖,一艘游船从杨浦大桥方向驶来,漾起层层涟漪,给人以油画般的艺术美

感。滨江的游客依然不减,三三两两,或谈笑风生,或相互拍照留念,悠哉游哉。红色跑道上,青年男女正沐浴着江风,健身跑步,阳光扑面。一旁还建有跑者驿站,专供跑步者休息喝茶。我站立的这个驿站,可供游客阅读小憩。此时,一群游客的谈笑声从走道上传来,随后走进驿站,在志愿者的指引下坐了下来,喝起了茶,翻阅起书架上的书籍,一幅其乐融融的场景。

这使我联想起今年以来我走遍的各区分江,“望江驿”“望江休憩站”那一个个注入红色元素的温馨驿站,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世相百态

失去辫子后

王坚忍 文

豫园永青假发店为百年老店,始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我从小在南市(现属黄浦区)老城厢长大,家离豫园10分钟路。豫园百年老店多,如上海老饭店、南翔馒头店、湖心亭茶室等,但都属于吃喝方面的。做假发的永青店独此一家。

据我记忆,永青假发店面搬迁过3次。我童年时,永青假发店位于老城隍庙,隔开一条叫殿前路的小路的西面,与老城隍庙不是一条直线上的,门面稍稍超出了庙的前殿。店为前店后工场。店的背面墙上,挂着男女假发和装饰发,还有戏曲演员的头套,男的头套比较简单,女的头套要先把头发盘起来再长长垂下来,蛮复杂的。

接着,永青店搬到南北向的豫园老街,位于豫园西侧,面积45平方米左右。店里专营男女假发,戏曲演员的头套没有了;上世纪90年代,又向西迁到与豫园老街平行的豫园新路15号,经营了一段时间;现在,永青店在旧校场路豫园百货天裕楼的三楼。

兜兜转转,永青店总是在豫园商

场的圈子内。

青年时代,我曾介绍人去配过一次假发,还陪人去配过一次假发,在豫园老街45平方米的那片店。这两件事,我至今记忆深刻。这家永青假发店,真的是救人急难,令人感恩。

那是上世纪60年末,我在复兴岛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当船员。某次初春,一艘运输柴油的2000吨级油船海峰号,轮机员家有急事,船队调度员就调我顶上去。油船开赴大连装油,一路风平浪静。返航途中,老天变了脸,海上浊浪排空,飞跃起的浪头有三层楼高。虽然气温不高,但因为所有的舷窗都关紧了,加上船像跷跷板一样摇摇晃晃,舱底水的味道泛上来,舱房又臭又闷,于是开了大吊扇吹吹风。我们的报务员阿宝,女的,肤色微黑,明眸皓齿,身材修长,梳着两根黑油油的长辫子。当时阿宝收到复兴岛渔业基地的电报,按规定要送到舵楼的船长室。她途中经过船员用膳的舱房,海浪汹涌,她的身子随左右倾斜的船舷摇摆,阴差阳错,她的两根向上晃动的辫子,被卷进飞转的扇叶里,喀嚓一声,两根辫子带着她的头发头皮一齐

掀起,头顶鲜血不断渗出来。她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船上的人赶来安慰她,船医拎着药箱,先给她止血后,再用白纱布包扎头顶。此时,阿宝已经昏迷过去。我们的船加快马力赶路,也不管它风高浪急。

回来后阿宝被送医院静养,听说她很悲观,每日以泪洗面。出院后,她戴了一个咖啡色绒线帽,到船上找我,她的情绪稳定了一点,说,你家住在豫园附近吧,听说这地方有一片永青理发店,做的假发挺好的。你知道地址吧,我说地址没留意,店在豫园西面,一排排的店很多,我给你画一张草图,你按图可以找到的。

阿宝在妈妈的陪同下,去永青店配发。服务员说,有2种假发,一是人的头发编织而成的,二是化纤做成的。人发价格贵,透气,仿真性好;化纤可以便宜一半。你们要哪一种?阿宝妈妈说,我女儿是还没结婚的黄花闺女,当然要人发啰。母女俩认真地挑选短发。经此大劫,辫子型的是断断不敢要了。她们选中了一个烫成微微起伏的波浪形状的短发套。

阿宝上岸了,被分配在公司供应科发物料。后来听说她恋爱了,对象是公司总务科卖饭菜票的,小伙子个子高高的,人长得登样,与阿宝蛮般配的。他们结婚时,阿宝久违了的笑容像花儿一样绽开。

几年后,好像是8月份,我在黑龙江集贤县军垦农场工作的妹妹寄来航空信——那时候航空信比平信快2天——到家。此时我正在家里公休。我和我妈看了信,妹妹说一个跟她住同一宿舍的农工排长,佳木斯知青,和她关系很好的。7月份夜晚在打谷场,排长带头站在脱谷机后,捧着一捆麦子脱谷。脱谷机是一个转速很快的铁制圆滚筒,桶上横着一条条竹条,条上镶嵌着铁尖头,一捆小麦往滚筒上一滚,谷子就纷纷落地了。东北的姑娘喜欢梳一根大辫子,排长也是的。当时她把辫子塞进圆帽子。谁知道风一吹,帽子飞走了,一条大辫子竟然落在脱谷机前,大家马上停机。来不及了,脱谷机已经将她的辫子和头皮卷进去了。排长此时欲哭无泪,一下子瘫在我妹妹的怀里。连队架着担架把她送到团部医院。

在医院,排长伤心欲绝,不吃不喝水,整天盯着医院的天花板发愣。我妹妹去看她,她潜然泪下,说她这一辈子完了。我妹妹说,不会的。我家住在豫园旁边,豫园那儿有一个建于光绪年间的永青假发店,配的假发像真的一样,你不妨去上海试一试。

于是,排长向团部报告,要求去沪配假发。上级批了,说因为工伤,来回火车票实报实销。

排长到上海后,按地址找到我家。

当时天气闷热,她戴了个鸭舌帽,脸上直淌汗。我妈用毛巾给她擦汗,我给她倒水,我妈是个急性子,坐下来与排长谈了没几句,就催排长跟她去豫园。在永青假发店,排长叫我妈出主意,二人挑挑拣拣,费去老长时间。最后终于挑到称心的了。从试发室出来,排长双手摆在胸前,微微斜着头,用女孩子娇憨可人的口气对我们说,好看吗?这个有前刘海的短发假发套,戴上一点也不闷。我妈说,头发黑得自然。

几天后,排长顶着一头美丽的短发,高高兴兴回黑龙江农场了。

后来返城了,我妹妹顶替我爸进了商店。几年后,妹妹告诉我,排长返城回了佳木斯,与一位初中同学结了婚,现在已有了一个大胖小子。

说实在的,经历过这两次的换发,我一直对永青假发店心存敬意。这一个个假发套,是店后工场女工们,套着纱网,用倒扎钩子一针针挑出一根根发丝,在台灯下,瞧花了眼睛,磨厚了老茧,才编织出来的。门面的服务员,和气待客,有时还会替顾客修剪假发套,使它看上去更顺眼。

前面说过,现假发店在旧校场路商楼三楼。三楼北面的全部,均为永青假发店门面,比过去的门面不知大了多少倍。永青店的假发制作工艺,已列入上海非遗项目,上海劳模马熙雯为第八代传人。